

186
20
24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

架

號

冊

綱鑑精采

九



綱鑑精采卷之九

東周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名炎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滅魏稱帝在位二十五年

晉書五

秦始皇元年

乙酉。即魏咸熙二年

晉王承魏氏刻薄奢侈

之後欲矯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

紉著牛鼻繩所

以牽牛者以青絲為之詔以青麻代之。○初置諫官以傳

玄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

玄論士習歸本於君身得端本澄源之理惜武帝不能從故不能挽其流弊也

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二年丙戌○吳寶鼎元年吳主徙居武昌既一年揚州之民沂流供給甚苦之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瘠確非王者之都且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

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吳主乃還都建業○晉主徵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為將克敵之道在乎布德施恩以服人心不在乎戎服威武之聞也故赤帝斯皇方叔成南征之績輕裘緩帶

五年己丑○吳建衡元年晉主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

羊祜奏伐吳之功
夫豈專於武哉

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
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都督閣內
置鈴架以
警防不虞、侍衛不過十數人。○濟陰太守支立言、故
蜀名臣子孫、宜量才錄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
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
子瞻臨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

六年

庚寅○吳
建衡二年

吳以大將軍陸抗都督西陵夷

道樂鄉公安

俱屬
荊州

諸軍事、抗以吳主政事多闕

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
危此六國所以併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
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
非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
及此、中夜撫枕、臨殮、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
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八年

壬辰○吳
鳳凰元年

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初濬為

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

吳祐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為益

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艦戰船也四方時作施板以禦矢

船木林蔽江而下林音肺削木板也吳建平太守吳彥

取林以百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

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

路○晉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

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

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

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游獵

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

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

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

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成藥謂人合成熟藥也抗即服之

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叔子羊抗祜字

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賀邵諫孫

皓之荒淫無度曰長江之限一葦可航也吳人

多言祥瑞吳王問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

耳。○羊祜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辭甚清辯，祜不
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字方當
以大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十年甲午。○吳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

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

啓事。○東關之敗，王儀對以責在元帥司馬昭

怒殺之，其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

皆不就，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

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

溫公曰：稽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王裒、
稽紹不仕晉室，可也。稽紹苟無蕩陰之忠，殆

不免於君
子之譏哉。

咸熙二年丙申。○吳晉羊祜請伐吳，曰：夫期運

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

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

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乎？一四海

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

可長久也。議者多有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

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

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

四年戊戌○吳天璽三年晉羊祜面陳伐吳之計且曰謀

之雖衆決之欲獨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

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

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

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

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

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

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也○晉以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

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

發會侍宴凌雲臺瓘佯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

有所啓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

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

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晉太醫司馬程

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

奇技異服者罪之○晉羊祜疾篤舉杜預以自

代及卒晉主哭之哀南州民為之罷市巷哭聲

欲言而又不言
非忠也立廢大
事而以輕易言
之非慎也卒之
無益於國而不
保其身

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枯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五年已亥。吳天璽四年。初魏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以

左賢王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初漢高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故

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

吾常耻隨陸無武隨何陸賈絳灌無文絳灌周勃灌灌嬰隨陸

遇高帝不能封建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

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薈

力過人為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齊王攸言於

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

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

人侍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

左部帥後為五胡亂華之首○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

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

死亾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願陛下無失事

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

問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為外懼二子之策孰優
答羊祜之意不怨江南之民困于孫皓則伐之是也其策為優濤以武帝中主必有敵國外患方可以保國故欲釋吳以為國懼是或一道矣

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晉主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棋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暴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笑乎

大康元年

庚子。吳天璽五年。

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

橫江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遂克西陵荊門夷道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遂克江陵預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畧徑

三江之險先時吳國有備魏雖有武將千群無

所用之故有天
下限南北之曠
今之長江猶昔
之長江而北來
諸軍乃能飛渡
豈非吳之君臣
棄險而不能守
耶

造建業吳主使丞相張悌等率眾三萬渡江逆戰大敗諸葛靚迎悌遁去悌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靚流涕而去悌後為晉兵所殺○王濬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使丞相張悌等帥眾逆戰大敗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

以請降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人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濬鼓譟入于石頭城名吳主皓面縛輿觀詣軍門降○詔賜孫皓爵歸命侯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割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

要見皓君不君
故有公國之辱
充臣不臣故有
滅族之慘二者
皆王法所不容
不可以彼而笑
此也

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
事得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
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
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
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
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
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
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
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
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
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
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
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濬之
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漢魏以來羌胡鮮
卑降者多處之塞內之郡其後數因忿愧殺害
長史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
歷古為患宜及乎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
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

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吳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二年^{辛丑}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三年^{壬寅}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

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糴澳釜^{糴米糖也}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碎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

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衆。或以薛瑩為吳士第一陸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一也辭尊居卑仕以代耕者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四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者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在四五之間乎

五年甲辰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

要見中正之設却有鄉舉里選之遺意凡毅所言皆是任不得其人之弊所謂有亂人無亂法也

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第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為聖朝耻之蓋中正之設於損正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駭論橫於州里嫌隙

結於大臣二也優劣異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
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任已則有不識
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任五也當官著效者或
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
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以品取人或非才能
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七也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由
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
此論之職名中正寔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
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
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
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
子生皇孫通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
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
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群臣稱適似
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
明慧故無廢立之心

永熙元年庚戌四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以太

尉楊駿為大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孝惠皇帝名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歲

元康元年辛亥賈后凶悍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

駿所抑遂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殺衛瓘委

張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裴頠與華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七年丁以王戎爲司徒戎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

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今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朝野多慕效之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猶言生此好兒也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樂廣性

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任縱也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

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也

九年未太子洗馬

東宮官名

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

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

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軍於灞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戍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

要見曹操徙氏於秦川故關中天府之國為戎所居是操不特亂君臣之分而且潰夷夏之防

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為禍滋蔓、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之思、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於計為

長朝廷不能用。○帝為人驍駭愚癡也嘗在華林

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

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

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

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

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取方圓之義也親之如

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

闥官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

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

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之字華而不實，裴逸民頠之字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蹇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官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爾。

永康元年庚申賈后毒殺太子遹，趙王倫、孫秀等起兵殺后，收張華、裴頠等皆殺之。石崇、潘岳等皆遇害。崇嘆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族誅籍沒崇家。

永寧元年辛酉趙王倫篡位，黨與超階越次者不可勝紀。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取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此因物生義，故以為冠飾。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

大安元年壬戌齊王問肆志中外失望顧榮張翰

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

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

永興元年甲子○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

以成都王穎為皇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左右賢王

匈奴官號也劉淵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

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穎以聰為積弩將

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

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

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

此其時也乃相與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

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

東瀛公騰起兵淵說穎曰請為殿下還帥五部

以赴國難一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

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

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遷都左國城

胡晉多歸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改元元熙○

李雄即成都王位國號大成

雄卒子班立其弟期弒班自立漢王

李壽弒期自立改國號曰漢至

孝宗永和二年晉桓溫滅之 ○徵前侍中嵇

紹詣行在秦準問紹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

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及東海王越奉

帝征穎穎拒戰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

散稽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紹被殺血濺帝衣

後左右請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陳

敏據江東反劉弘遣陶侃討之或譖侃與敏同

郡恐有異志弘曰侃之忠必無是也○時天下

大亂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

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廢手書守相

丁寧欵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

書賢於十部從事○河間王顥將張方廢太弟

顥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光熙元年

丙寅

十一月帝食餅中毒崩太弟即皇

帝位是為懷帝

孝懷皇帝

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在位六年為漢將執歸殺之壽三十

永嘉元年

丁卯

以瑯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

州鎮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睿名論素輕，名譽議論也。吳人不附，導說睿曰：「願榮賀循此

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

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凡軍

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

音為從事。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

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以王衍為

司徒，衍說大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

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

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

窟矣。」

胡致堂曰：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衍為三公，所歷變亂亦多，又不聞

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死於排牆之下，石勒執衍，夜使人排牆殺

之，當知牆之為實而窟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二年，戊辰。漢王淵即皇帝位。

三年，己未。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

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

按上字行文

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五年

辛未

東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

漢石勒帥輕騎追之執行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遂殺之○漢主聰使

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寇洛陽始安王劉曜及石勒等皆引兵會之帝坐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時海內大亂獨江中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瑯琊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掾官屬也言置官屬一百六人才協下壺陳頽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安定太守賈疋疋古文雅字與馮翊太守索綝謀復興晉室乃共率眾向長安與劉曜戰於黃丘曜大敗疋

等迎秦王業入長安立為皇太子。○周顛奔瑯琊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管仲字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謂王者所居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

鎮東將軍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孝愍皇帝

名業吳王晏子武帝孫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漢將執

要見聖人教人只曰喜怒哀樂皆中節而已若終身無喜怒之色則非人情矣

建興元年，癸酉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四月初，中

要見鷄之有聲
孰不聞之惟逃
有與復之志故
能出聲而動耳

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往往復去依慕容廆○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浚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魚肉可食猶言自相吞噬也遂使我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賤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桀必有望風響應者

矣浚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謂之甓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四年_{丙子}漢劉曜攻陷長安帝出降曜遷帝及公卿於平陽○漢劉曜陷涇陽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君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其自殺皆以禮葬之

中宗元皇帝名睿宣帝曾孫瑯琊王勳子初為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即位於建

康在位六年
壽四十六

建武元年_丑瑯琊王即晉王位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才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擬議皆取決焉○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大學

○漢主聰出畋，以愍帝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垂泣者。○聰饗群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愍帝遂遇害。

大興元年

戊寅○漢主劉曜初元年

愍帝凶聞至建康，王

斬衰居廬，既而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引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初，劉琨世子

群爲段末杯所得，杯厚禮之，欲襲匹，碑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爲內應，爲碑邏騎所獲，碑收琨縊殺之。溫嶠表琨盡忠，帝室乃加贈太尉。○溫嶠初詣建康，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後母卒，又不得奔喪，終身以爲恨。

三年

庚辰祖逖鎮雍丘，數

音朔遣兵邀擊，後趙兵後

趙鎮戍歸逖者甚衆，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

疎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
 晉逃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
 乃下幽州為逃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逃
 書求通逃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與
 逃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自是後趙人叛歸逃者逃皆不納禁諸將不使
 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帝之始鎮
 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
 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
 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頗恃功驕恣
 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
 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任其
真性推之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
限不介于懷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四年辛巳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幽
 冀六州諸軍事祖逖以戴淵雖有才望無弘致
 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
 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

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帝以王敦有異志乃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鉞刀豈無一割之用

永昌元年壬午王敦將作亂謂謝琨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琨曰隗誠始

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刁協帝大怒詔親帥六軍討之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與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聽司空導帥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周顛字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而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

要見導受重任而不能副帝所望意

還導朝召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
 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其手曰茂弘王導字
 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乃以導為前鋒
 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
 節假之。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
 矣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
 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為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呂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
 以惑眾公可除之敦從容問導導不答敦收淵
 及顛殺之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已
 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
 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
 昌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相岳牧皆出其門。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
 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
 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即皇帝位

陳永嘉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
 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族取天下而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凡人
 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

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得以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雖水之圍滎陽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武獨能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

名紹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

大寧元年

甲申

王敦親任溫嶠嶠乃繆為勤敬時

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日錢

世儀

鳳字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

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偽辭

敦不許嶠恐已既去而鳳于後問之因敦餞別

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

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

嶠字

行酒而敢不

飲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三後鳳謂

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

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王敦疾甚謂錢鳳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大司徒導聞敦疾篤率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疾轉篤使郭璞筮之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敦病不能自將以兄舍帥衆五萬奄至江寧帝帥諸軍襲擊大破之敦尋卒敦黨悉平有司乃發敦瘞出屍焚其衣冠跽而斬之

二年酉以陶侃都督荆襄等州諸軍事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

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
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
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
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吳養心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
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為習俗所移賢
於王導謝
安遠矣

七月帝崩太子卽位方五歲太后臨朝稱制以
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
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出於亮

顯宗成皇帝

名衍明帝長子在位
十七年壽二十一

咸和二年丁亥卞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
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曰卿常無閑
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
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庾亮以蘇
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舉朝以為不
可亮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遂不應
命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共謀討庾
亮約大喜以兵會峻

要見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乃綱常倫理之大而子氏父子能盡之其賢之過人遠矣

三年^{戊子}蘇峻帥眾二萬人濟自橫江至蔣陵覆舟山^{蔣陵即金陵}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柵下壺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眈眈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亮奔潯陽峻兵入臺城府藏一空稱詔大赦○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

山民易擾宜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迫義無冥安遂進屯蕪湖○庾亮溫嶠將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溫嶠有眾七千灑江登舟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同趣建康

尹遂昌曰蘇峻之亂下壺桓彝皆以死節書夫以盡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表在

人耳目若彘則始聞峻反即時起義兵未幾受圍危亟則誓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限無二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下侯等也

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相持不決侃欲西歸嶠曰嶠與公同受國恩事濟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蘇峻聞四方兵起逼遷帝於石頭侃等攻峻殺之祖約奔後趙群臣見帝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遂殺曜趙

四年己丑。是歲趙亡。是時官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

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三吳謂東吳蘇州也中吳閩州也西

吳胡欲都會稽議論紛紛未決司徒導曰孫仲

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

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

則樂土為墟矣由是不復徙都

七年壬辰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

古何等王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

勒之明固未能
出高祖之右而
固能料立六國
之利害者由其
身在利害之外
故耳

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礪與磊通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九年甲午。趙王石弘延熙元年。加庾亮征西將軍，督江荆

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亮辟殷浩為記

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陽丞杜乂皆識

度清遠，善談老易。老謂老子道德經，易謂周易也。擅名江東，而

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

春秋，季野褚裒字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

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王導辟

王述為中兵屬，述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

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

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每事安能盡善？導改容謝之。

咸康四年戊戌。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凡四。

代高祖什翼犍。建國元年。凡四。僭以司徒導為大傅，郗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

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

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

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庾亮字，塵汚人。○李充

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為老子絕仁棄義，乃作

學箴以祛其蔽，曰：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

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八年壬寅六月，帝崩，瑯琊王岳即皇帝位。

康皇帝名岳，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瑯琊王。及成帝崩，無嗣，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年。壽二

十

建元元年癸卯，初，庾翼薦桓溫於成帝，曰：溫有英

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宜委以方面之

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

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

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微辟，屏居墓所。幾

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管謂夷吾，葛謂孔明。江夏相謝尚

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常相

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還相謂曰：深源殷浩

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

遺浩書曰：王夷甫字衍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

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

起。

二年甲辰。漢主李勢太和元年。九月帝崩，太子即位，時方

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

孝宗穆皇帝名珊，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壽十九。

永和元年丙午。漢嘉寧元年。以殷浩為揚州刺史，浩固

辭。會稽王昱遺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

若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

乃就職。○安西將軍桓溫伐漢，拜表即行。

三年丁未。是歲漢亡。二月，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

王勢悉眾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

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漢王勢出降，溫送勢

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四年戊申四月朝廷論平蜀之功乃加溫征西大

將軍封臨賀縣名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

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

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

與溫浸相疑貳○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

趙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

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

誠為太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

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

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

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

逞既而才畧疎短不能制心財殫力竭智勇俱

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後裒果敗還○初桓溫

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屢

求北伐又不聽溫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

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司馬高崧言於會稽

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

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草
書溫卽上疏謝罪回軍還鎮

八年

壬子○燕王慕容儁元璽元年殷浩上疏

請出師許洛詔許之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
止之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
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
非所當作不聽

十年

甲寅○涼王張祚和平元年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

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
不得已免浩爲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
矣○桓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爲今僕
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
書今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
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桓溫統步騎四萬伐
秦進至灞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
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耆老有垂泣者曰
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儻
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聞桓

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

十二年丙辰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升平元年

丁巳。秦王符堅永興元年。

秦王生飲酒無晝夜

乘醉多作殺，修東海王堅弒之，自立為秦天王。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堅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孔明也。

四年

庚申。燕幽帝慕容暉建熙元年。

燕王雋卒，太子暉即位。

朝廷初聞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李威知王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謝安少有重名，前後

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其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五年辛酉五月帝崩無嗣琅玕王丕即皇帝位○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大過甯曰王何茂棄典文幽

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在戒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在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哀皇帝

名丕成帝長子也初封琅玕王及穆帝崩無嗣大臣迎丕立之在位四年壽二

五十

興寧元年

癸亥桓溫以王坦之述之

為長史以郗

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

怒超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二年甲子以王述為尚書令王述每授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沈勁初以父充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後陳祐以燕兵鎮洛陽糧絕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配沈勁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陷洛陽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

溫公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三年乙丑帝崩瑯琊王奕即皇帝位

帝奕哀帝同母弟初封瑯琊王及哀帝無子大臣迎立之在位六年桓溫廢為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薨于吳壽四十五

大和四年丁卯○秦建元五年

大司馬桓溫帥步

騎五萬伐燕至枋頭燕王暉求救於秦王猛密

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鄧羗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鎧仗鎧甲也仗刀戟總名自陸道奔還吳王垂自帥八千騎追溫於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荀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溫深耻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燕吳王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子弟姪俱奔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封幽州不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勢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覽英雄以

清四海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桓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頌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胡致堂曰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慎重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五年

庚午。是歲燕亡。

秦遣王猛督軍伐燕所過郡縣

皆望風降附燕司徒長史申胤歎曰鄴必亡矣

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

歲星東方木之精蒼帝之象也

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今福德在燕

德星即秦雖得志

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猛乘勝長驅圍鄴號

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

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

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燕王曄帥文武出降。○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王猛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桓溫廢帝，奕迎昱而立之，在位

二年壽五十三

咸安元年

辛未

大司馬溫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

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超謂溫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溫然之，遂詣建康，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即皇帝位。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仍請還鎮姑熟。

二年^{壬申}七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秦以王猛為丞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陽平公苻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劾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秦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問以為治之本

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
有官得人而國家不治者也

要見安識到氣
到故能如此非
只是矯情鎮物
便能然也

列宗孝武皇帝名曜簡文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弒壽三十五

寧康元年^{癸酉}○太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

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

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

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板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却超嘗為溫謀主

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桓溫卒使弟冲領其衆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

二年甲戌。秦建元十年。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朞功

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三年乙亥。秦建元十一年。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上疏

曰伏惟陛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鮮卑謂慕容氏也。西羌謂姚氏也。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

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景畧王猛字

太元元年丙子。是歲燕代皆亡。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

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

子玄應詔却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

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秦執魏興太守吉

挹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嘆曰周孟威不屈

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子冲挹之字閉口而死

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四年乙卯謝安為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眾心

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為大綱不舉

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

七年壬午秦王堅會群臣於太極殿謀大舉入寇

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

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福德在吳

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

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

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

當內斷於心爾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

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其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飾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自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朝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汝不達變通爾。

八年癸未秦王堅大舉入寇。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率衆八萬拒之。秦兵至。潁口。兵旣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甚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人。

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
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
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
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
知吾其左社矣。○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
將軍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
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不敢進融於壽
陽遣尚書朱序序先為襄州刺史來說謝石等使
降序私謂石等曰若奉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

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
趣洛澗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
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
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
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
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
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惧色秦兵逼
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

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諸將不可堅欲令晉兵半渡蹙之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堅中流

問安石有廟堂之量者方秦師入寇胡為賭墅圍棋及其既敗胡為過限折屐其得失何如答未勝之前若不經意者蓋其以軍事付玄與牢之輩知其必能成功是以優游暇豫也及既勝雖了無喜色但安之心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心故不覺折屐也然其矯情鎮

矢單騎走○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亦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東關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皆不從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

物亦見於此矣

之折。○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振本，垂勇略過人，世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

十年

乙亥。秦王苻丕天安元年。西燕王慕容冲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

年慕容冲即帝位於阿房

是為西燕冲攻長安秦王

堅身自督戰，飛矢滿牀，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丕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後秦王苻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執之。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子丕即位。十四年，己丑帝溺於酒色，委事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

奢極欲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十七年壬辰南郡公桓玄負其才能以雄豪自處

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

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

五湖長遂棄官歸。九月帝崩太子即位

安皇帝名德孝武帝子在位一十年劉裕繼殺之壽三十七

隆安元年丁酉。南涼王秃髮烏孤大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大小凡

七借魏王珪自將伐燕圍中山甲子進軍太史

今鼂崇曰昔紂以甲子亾謂之疾日兵家忌之

珪曰紂以甲子亾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克中

山

三年己亥。涼王呂纂咸寧元年魏王珪置五經博士增國

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

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會稽世

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

海島帥其黨攻陷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表會稽

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

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刑江所據以西

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
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
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蜂起人
情危懼內外戒嚴命劉牢之督兵討之。初彭
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
樗蒲為鄉間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
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引擊之從者
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
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眾劉敬宣

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
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恩驅其眾
復逃入海島

元興元年

壬寅○南涼王禿髮禿檀引昌元年

桓玄及以尚書令

元顯為大將軍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
部討之玄至新亭元顯等軍皆崩潰玄遂入京
斬元顯及譙王尚之等於建康市劉牢之北走
至新州縊而死道子等皆死自隆安以來中外
之人厭於禍亂及玄至黜奸佞擢雋賢京師欣

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眾心失望

二年癸卯。是歲涼州大小凡七替國。桓玄自為相國封楚王

加九錫殷仲文下範之勸玄早受禪桓謙私問

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

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民望

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

即可耳。桓玄耻無隱士求皇甫希之使居山

林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

之充隱。玄即皇帝位玄登御座而床忽陷群

臣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

大悅遷帝於尋陽

三年甲辰劉裕從桓脩入朝玄謂王謚曰裕風骨

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

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

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

平定然後別議之爾。裕與何無忌劉毅共謀

興復晉室趣京口收合徒眾入斬桓脩眾推裕

穆之一振朝綱而風俗自改可見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特患先能為之人耳

為盟主玄憂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並進玄軍大潰走趨尋陽龔破斬之裕入建康帥百官奉迎乘輿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處區處也託以心腹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威禁內外百官皆肅

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五年

乙酉○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劉王馬跋太平元年○大小凡九僭國

裕抗表伐南燕過大峴

山名燕兵不出裕舉手指

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

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

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朐

燕眾大敗超遁還廣固裕築長圍守之

六年

庚戌○是歲南燕亡南燕尚書悅壽開門

入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突圍出走追獲斬之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坑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劉裕北伐盧循乘虛襲建康朝廷急徵裕還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帥眾擊循循敗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建康○太尉裕戒嚴將伐秦裕以劉穆之為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堵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

十三年

丁巳○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魏主嗣是歲秦亡大小凡六僭國

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

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
雖留兵守之適足為寇敵之資爾願按兵息民
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
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
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
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
宗之曹操也○劉裕至潼關秦兵不戰而潰泓
出降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
思歸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

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
軍事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為司馬鎮惡與
沈田子皆以伐秦有功爭功不平田子言於裕
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
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
等十餘人何懼鎮惡

溫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
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
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
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鄣之都復輸寇乎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露

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

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義陵康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

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慰遣之自洛

入河開汴渠以歸○夏王勃勃聞劉裕東歸遂

帥眾向長安

十四年戊午沈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

出北地以拒夏兵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

事使其宗人沈敬仕斬之劉義真與王脩執田

子數以專戮殺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義真

僅得免歸○宋公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裕以

識云昌明之後尚有一帝乃密謀弒帝而立琅

琊王德文即皇帝位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帝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為零陵王遂禪以位尋

弒之壽三十七

元熙元年乙未宋公裕進爵為王

右東西二晉凡一十五帝合一百五十六年

綱鑑精采卷之九終

186
20
24

新金米身表

